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卷之四



後村先生題跋卷之十

宋劉克莊

崔菊坡與劉制置書

清獻與文肅書如此可見當時路帥事闕帥之禮時嘉定甲戌也後四年戊寅余從制帥尚書李公行邊清獻猶在楊李公盛陳兵衛入境清獻以素隊數十人過楊子橋來謁李公寓維揚館月餘清獻每白事必減騶從屏呵導先至幕府見余輩或問清獻公方岳重臣奈何執禮如小侯清獻曰某昔爲郎官李公上某自代今體統當然況情誼乎文肅亦薦清獻者前輩於知己禮敬終身不衰今人不復能然矣然此特禮文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持論臨事則各行其志有毅然不苟同者嘉定懲勑丙寅丁卯輕舉中外以再和爲幸而清獻

告文肅謂聘使往來人情懈弛必至之憂在於旦夕宜急脩
守備以待不旋踵其言皆驗虜先犯浮光清獻又勸李公持
重俄而我師出泗上失利虜大入廟謨以咎李公議擢清獻
代之俾續和議先貽書諭上意清獻力言虜垂亡不可和李
公不可去後李公聞而歎曰若他人必擠而奪之矣明年余
出幕清獻自揚召歸遂入蜀余晚使粵庶復見清獻道舊至
則已薨嗟夫功名之際人各著鞭雖士稚越石亦未能免而
清獻處心無競若此蓋世之所未知也昔者聞之西山先生
可爲制帥者可爲宰相謂其度量能容受氣力能負荷而已
上頃以相印起清獻豈此意歟今大使秋壑賈公政稱清獻
料邊事如燭照數計壑公建淮閩十年忠勞百倍於清獻之

時而懷賢服善了無毫髮矜功伐能之意西山可以相之語
清獻未及爲之事不在斯人者乎曩余得清獻翰墨甚多嬾
惰不能收拾今篋中尙有數紙而文肅之孫應雷能寶藏此
書因以疇昔身履目擊者題之卷末應雷方爲壑公辟客兵
閒舊事不可不知也

陳正獻家藏御札二軸

阜陵命相多矣惟張忠獻公陳正獻公尤有天下之望方忠
獻之視師於外也上對羣臣語必稱魏公及正獻之釋位而
去也所賜奎畫一則曰陳少傅二則曰陳少傅豈非所謂禮
大臣者歟二公當國皆不久而上眷終始不替他相雖秉鈞
持衡多歷年所往往未已厭去則忘之矣嗚呼二公植立建

明之際進退出處之間固有以起人主敬畏之心而然歟

巽嶽降靈圖

圖中所畫鬼神其服御供障鹵簿儀衛往往侔於王者余謂百神皆受職於朝皆當以品秩爲等級古五嶽視三公竊意輿服宜用上公之制然自唐至本朝嶽神旣加帝號則此卷龍駕帝服者非僭也頃見龍眠所繪東皇太乙雲中君與此本筆意略同決非俗子摹榻者

趙南塘洪平齋湯晦靜遺墨

右三山陳君天定藏南塘趙公二跋一爲陳了翁論邢和叔疏橐一爲韓子蒼逸詩而作五帖皆與其弟蹈中者跋不待贅語帖中如論通鑑綱目疑義甚精確評蹈中詩尤森嚴可

畏噫析理至朱氏完粹矣而不肯苟同煨詩至蹈中精密矣而不少假借西山真公拜內相上公自代公怫然不悅前輩自重不屈摺類如此公與余翰墨尤多余詩不逮蹈中遠甚公有雪騎追窮漠風颿轉廣津之褒又簡余曰兄才尤宜於古文而專用於詩四六斷而小之可惜又曰兄文有法度某不能及豈非恕於友而嚴於弟歟卷末有平齋洪公晦靜湯公帖此二公皆余故人皆與南塘交游者三君子宰木已拱余雖僅存然耆舊彫謝欲談前事無復人矣陳君他日試呈似今常平使者及湯公祕書必有以發其感慨

尤谿趙寶廷策

尤谿趙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編首尾八千餘言專以乾

坤二卦奉對其析義理極精其辨忠邪條治亂極沈著痛快其規切君相極忠憤憂愛君生於庚寅是歲方二十七而危言老氣峯律如此昔人以杜牧居第五爲屈乙科第九得無少屈君乎漢唐策士於廷多矣如晁錯公孫弘牛僧孺之流皆衰爲選首不旋踵取卿相然溯其言以求其心千載而下方笑未已其粹然出於正浩然有所守者江都相耳劉布衣耳本朝策士於廷亦多矣自葉祖洽非先烈以合時好迄宣靖一甲子閒無直言入南渡百餘年求其可繼董劉二子者橫浦張公耳梅谿王公耳窮達繫一時之命賢佞有萬世之論君其益講學益進德以錯弘僧孺祖洽自鑒以董劉張王四君子自勉使後之評君者曰是真能踐其言者

起余草堂詩

余爲童子時嘗閱一徧機鋒不契遂不復閱久爲棄本因肅
翁直院舉一二篇余意終未領會肅翁咎余於此詩恩恩草
草遂託里中老士人訪舊本皆無之

郎能誦一二

聯一日有攜小冊來者視之乃此集也讀之三日機鋒不契
與六十年前無少異詩貴苦思精鍊集中諸人可謂思之苦
鍊之精矣其閒警句及體帖親切後生可學者已擷取之矣
肅翁尤稱駐蹕山乘月登樓腐草化爲螢三數篇今觀駐蹕
山全首都說山在遼東亦未足形容虬鬚帝武略之盛如
云舉頭驚日近滿目覺春還又云好語從天下榮名落世閒
鬼神驚拜賜草木頓開顏略不近傍蹕字山字乘月登樓第

三第四句云鳥嘯秋瘁柳人上月明樓似乎別造上句以偶下句而不相貫屬又云刁斗聲無勇江山淚欲流此二句說胡騎也然非下面送聯則華戎無辨矣亦詩病也別一首云譙門長嘯外胡騎一時收殊淺弱腐草化螢之篇寒光忽獨醒出處乃醉醒之醒似押未倒元質云起余草堂詩皆不體帖以印本攷之每篇各有批抹不知何人之筆但去取皆當又於編首注云此集多脫體不著題今擇其分曉可學者存之又云起余雕鐫太過險怪尤甚則是當時已有此論非恩草草考之不精也因記少時見老儒孔初平誦杏壇詩我來餘禮樂人去獨林巒之句往往泣下此二句去杏壇甚遠莫曉感泣之由以類求之如望祀蓬萊云雲歸還寂寞日落

更徘徊不見蓬萊墮淚碑云涕零遊憩地望斷莽蒼基不見
碑志士思秋云良時天不再前事水空流不見秋活計一張
琴云蕭條終日趣寂寞古人心不見琴伐可汗云沙磧三年
戍秋風一夜寒不見題句雖佳如不切何肅翁深於詩者當
更與商確

趙倅與灝條具幹腹事宜狀

淳祐辛丑余待罪廣東漕一日經略劉直卿侍郎約議事至
則出密劄相書言牒報韃謀由交趾趨邕宜有旨令帥整齟
軍馬漕積聚錢糧以俟調發時杭相李公初薨山相獨運余
始識幹腹二字與直卿各條所見以復命余言漕計僅支吾
目前若欲隨軍餉鄰路非另項科降恐緩急之興得祠牒五

十道旣而謀報無事余召去所得祠牒未用也自辛丑而後
幹腹之備慮若緩若急將信將疑歲歲如此至去冬所傳愈
響或言韃已滅大理窺我邕宜或言已越思播及沅靖或言
襄閩以重兵禦於黃平寨我師不利聞者相顧失色罔知虛
實且不識黃平寨爲何處郡通守趙君與灝曰我知之衆聳
聽君因歷歷言其處所及旁近阨塞險要履如家舍他日出
一卷書示余蓋君曩爲靖倅被閩檄行辰沅靖三郡條畫幹
腹官牘也始者衆謂由思至沅中間犴惹谿最險由播至靖
中間黃平寨最險宜於二處置屯君不憚勞苦身履目擊圖
繪以獻且言二險雖可恃然不可屯兵者五深入生地無糧
可因陸餉旣艱水運又絕一也寨屋瓦壁焉所取具二也靖

入黃平八百餘里沉入狃惹五百餘里置孤軍於生界之外
聲援不應三也二處號爲險峻僅通一人一騎然其下私小
路亦多四也官軍與生猺錯居久之必不相安五也靖之管
內土名旺谿又名生地有一路曰鬼叫衝沉之管內土名平
谿又名便谿乃思播透入之路皆有險可守且去郡不遠可
相應接此數處或已有寨而兵少宜增戍或旁近有寨而無
助或有險而無備宜創寨君以檄按行漳祐丁未也嗟乎幹
腹之傳久矣余出嶺十八年君去靖亦一紀矣使山相及後
來籌帷幄建旗鼓者因謀言自治其內結諸蠻爲強援練兵
丁爲精卒藩籬厚根基固勿勞師費財可也奈何玩習苟且
憂其急而妄動幸其緩而自寬急則恩恩抽摘虛北實南遣

戊者大半死瘴癘不返又下令支郡皆築城清野到處騷動
緩則一籌不畫自始至終墮敵狡謀至今以疆場之憂上勤
宵旰執事者失策甚矣余每謂吏部世務皆可以智力勉強
惟邊事非習則不知方今名卿大夫甚衆求其軒豁喜功名
機警善籌策老成更事變如君輩絕少稍進若人於朝雲中
功級虛實可止輦而問也西域山川險易可聚米而視也顧
使之滯於司馬長史以老歲月豈非進退人物者之責哉君
將解組造朝乃書卷末而歸之

居厚弟詩

右居厚弟送勳姪赴漕試時詩初居厚與兄志學場屋齊名
相踵擢第志學得年僅三十一無子居厚命勳繼之昔我叔

父小麟臺公舍子而任弟於是勲本生父審淵老死布衣居厚爲兄立後而命以官不屬他人而屬審淵之子家法也天道也勲於居厚昔爲再從子今爲從子事叔父當如父必共其教令友兄弟當如同產必極其恩意然後無負於叔父之選立余髦矣因別語之曰汝父汝叔俱奮孤童攜束書徒步走京師應試於時費用狹於汝裘馬儉於汝卒能中黃甲還青氈汝雖清貧視汝父汝叔微時稍泰矣夫士之通塞命也巧力不與焉試之得失藝也工則中之矣汝勉之非惟汝二父之望亦老伯之望

黃孝邁四六

四六必有新意必有警聯新意謂不經人道者警聯謂可膾

炙人口而不戟人喉舌者雪洲黃君示余表啟各六篇耳然
新意橫生出自胸襟警聯疊見一掃陳腐友朋中筆力及君
者極少余讀而愛之嗟夫不龜手之方一也或以封或不免
於泮澣泮駢儷之作一也或上方賜潤筆金或埽閣載寶玩
而君挾所長遊四方裘馬穿羸棲棲爲諸侯客豈非泮澣泮
之類歟昔王初寮汪浮谿微時代人表牋已爲世傳誦厥後
終爲詞臣君勉之

再題黃孝邁短長句

十年前曾評君樂章毫矣復覩新腔一卷賦梨花云一春花
下幽恨重重又愁晴又愁雨又愁風水仙花云自側金卮臨
風一笑酒容吹盡恨東風忙去薰桃染柳不念淡妝人冷又

云驚鴻去後輕拋素韞杳無音信細看止怕蕊仙不肯讓梅
花俊莫春云店舍無煙關山有月梨花滿地二十年好夢不
曾圓合而今老都休矣其清麗叔原方回不能加其緜密駁
駁秦郎和天也瘦之作矣昔和凝貴顯時稱曲子相公韓偓
抗節唐季猶以香奩爲累惟本朝廬陵臨淄二公於高文大
冊之外時出一二存於集者可見也君他文皆工余恐其爲
樂章所掩因以箴之

恭跋阜陵御書韋詩

有韋蘇州五言古體十二首乾道天子親灑翰墨以賜故相
陳正獻公者後八十有四年正獻孫增出以示臣奎畫旣妙
韋詩絕佳希世之寶也郡中讌集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